

吳書十六

三國志六十一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吳書曰濬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  
貴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

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  
賊穢不脩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爲湘鄉令治甚有  
名劉備領荊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  
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

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

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樊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佻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佻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

佻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佻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

吳書曰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楊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爲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爲子登揀擇淑

媛羣臣咸稱立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立女爲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進封劉陽侯

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慙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撒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

### 衰弱一方寧靜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眾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

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  
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歸服 江  
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問  
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  
有自託之計旌以啟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卽封  
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還免官

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  
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  
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  
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玄曰

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玄謂曰  
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  
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  
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  
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  
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奸險也由  
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語  
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  
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  
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 襄陽記曰襄

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  
於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  
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  
後祕爲尙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  
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  
眾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  
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  
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邱督偏將軍  
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

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  
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邱領荊州牧進  
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  
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  
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迂凱說皓曰夫君臣無  
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  
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  
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  
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樂而  
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

三國志 卷之六 吳書 王  
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  
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  
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  
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  
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  
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  
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  
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  
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  
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

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  
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  
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  
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  
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  
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  
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  
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  
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  
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

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  
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  
且童謠言宜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宜還建業死不  
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  
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  
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  
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  
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  
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  
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

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  
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  
加有監官旣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爲煩苛  
民苦萬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  
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  
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緝負而至  
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  
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  
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  
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

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尙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

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畱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奸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立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



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  
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  
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  
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  
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  
都道由武昌會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  
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  
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  
定譖構非一旣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  
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徒凱家於建安或曰

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  
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  
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  
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  
皓深警懼云

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凱欲  
因此兵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  
選凱令執據雖慙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  
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  
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

喜色禱乃不敢言還因具啟凱故輟止

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

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

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審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臬之殿堂尸

骸暴弃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尙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

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妃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尙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克奸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立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率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醕醲臣

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忝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

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

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  
趾反亂寔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  
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  
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  
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  
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  
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  
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畱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  
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  
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畱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  
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  
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  
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  
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  
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  
前德不可捐弃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  
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  
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  
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

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畱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胷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

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騷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

魅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已復禮  
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  
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令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  
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  
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旣致  
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  
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  
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  
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衛  
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  
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眾  
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  
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尙猶沖讓  
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  
不慮哉願陛下畱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尙書選曹郎太子和聞  
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  
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  
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

三國志 卷之六 陸胤  
宜爲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旣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爲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爲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爲果然乃斬竺

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

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克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



三國志 卷之六十一  
流秋鹹肩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  
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  
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眾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  
合眾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肩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  
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  
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  
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  
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眾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  
工畢脩庶績咸熙矣肩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  
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

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  
大丈夫格業肩身絜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書十六

三國志六十一

吳書十七

三國志六十二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

徐眾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

得也

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耶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遣偏將軍入闕省尙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畱鎮武昌使儀輔

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眾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

三國志 卷之七  
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  
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尙之忠不諂君勇不  
懾聳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  
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傅二宮存身愛名不  
亦宜乎

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  
使稱意後拜尙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  
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  
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  
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

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思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  
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  
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  
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  
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  
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  
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卽增俸  
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  
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  
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

三國志 吳書 三  
千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  
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  
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  
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  
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畱吳與孫權  
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  
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  
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  
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

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  
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  
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  
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  
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  
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  
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  
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  
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  
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

三國志 吳書 卷之四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  
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  
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  
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  
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  
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  
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  
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  
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  
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

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  
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  
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  
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  
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  
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  
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  
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  
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  
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

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沖

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眞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益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

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赤實天日是鑿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

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



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  
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眾不  
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  
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  
以三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  
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  
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  
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  
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  
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

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  
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  
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  
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欸欸遠授其命若復懷疑  
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  
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  
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  
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  
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弃封域歸命有  
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

三國志 卷之九  
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  
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卽召入蕃謝答問  
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  
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  
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  
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  
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  
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

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  
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旣爲廷尉監眾人以據  
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  
亡忝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  
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  
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 吳歷  
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爲之怨望朝廷使蕃反  
叛皆卿之由

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  
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  
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  
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

三國志 吳書 卷十七  
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吳錄曰冲後仕晉尙書郎吳郡太守

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

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吳書十七

三國志六十二

三國志

吳書十七

胡綜

十一

吳書十八

三國志六十三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厯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卽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

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忤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尙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

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弃矣故終不言

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

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  
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  
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  
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  
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  
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  
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  
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  
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  
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  
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  
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偏終不廻  
撓初亦迂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  
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

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尙幼於是業絕權  
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  
戶侯卒無所得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  
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

三國志 吳書 卷之六  
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  
臣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  
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  
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  
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惔惔曰  
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  
時邊鴻作亂卒如惔言惔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  
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  
爲奇惔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  
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  
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  
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  
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  
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  
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  
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  
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  
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

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  
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  
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  
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  
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  
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  
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  
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  
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  
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

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  
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  
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  
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卽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  
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  
稱萬歲果如達言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  
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  
無爲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



三國志 吳書 卷之八 絕云 晉陽  
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  
向者謬誤耳尙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  
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  
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閒甚  
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  
峻再從子也圍碁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  
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  
蠅旣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  
人及範愔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晉陽

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  
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  
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  
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孫盛曰夫立覽未然逆鑒來事雖禪竈梓慎其猶  
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  
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  
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  
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

三國志 吳書 卷之九  
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疊疊成於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廻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弃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 臣松之以爲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爲非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

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況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蹟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廻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于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爲妄非篤論也 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洌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旣見而

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卽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卽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

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塼汲

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埴中須臾果得  
鯔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  
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  
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齋甚好恨爾時無此象  
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  
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  
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  
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  
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旣於  
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

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  
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眾其書文頗行世  
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  
之臆斷以爲惑眾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吳書十九

三國志六十四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待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

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  
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  
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  
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  
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  
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  
師尙父九十乘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  
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  
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  
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

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  
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  
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  
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  
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  
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  
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  
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已而已  
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

籌轉策屑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錫其耳范慎時  
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  
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  
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  
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何  
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江表傳曰曾有白頭  
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  
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  
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  
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

中皆歡笑

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  
繁猥非其好也

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  
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  
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  
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  
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卽轉恪領兵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  
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

三國志 吳書 卷之九  
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尙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援狃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蠡至敗則烏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

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

四部

一本作部

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

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旣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狗以狀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



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  
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  
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  
內投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  
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旣埽  
兇慝又克軍用藜藜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  
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  
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  
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  
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

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  
率眾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  
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  
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  
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  
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  
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  
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  
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  
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

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  
辟由嗙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  
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長也  
加以當今取士宜寬于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  
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克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  
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  
闕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  
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  
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  
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

大讐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  
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  
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  
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  
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  
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  
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爲  
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  
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  
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

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  
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  
而孫峻表格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  
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  
恪等見臥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  
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歔流涕曰臣等皆受厚  
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  
爲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  
以聞爲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

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  
翕然人懷歡欣

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  
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  
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日十六日乙未大行  
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  
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  
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  
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  
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

三國志 卷之九 諸葛亮 七  
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  
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  
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邁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  
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  
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  
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  
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  
妄委所成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  
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  
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

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  
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  
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  
月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峽築兩城各畱  
千人使全端畱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  
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眾七萬欲攻  
圍兩塢圍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  
諸軍作浮橋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  
可卒拔恪遣諸軍畱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  
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

三國志 卷之八  
八  
戟但兜鍪刀楯俛身緣遇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  
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  
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  
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  
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  
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石斤馬二百匹繒布  
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  
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  
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

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  
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  
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  
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  
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眾意曰夫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  
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有  
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  
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旣然矣近者劉景升在

荆州有眾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尙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眾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尙爲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尙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

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眾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眾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尙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眾必倍於今而國家

三國志 卷之九 吳書 十一  
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眾可以定事若不早  
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  
足言若賊眾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  
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  
而豫憂慮此固眾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  
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  
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  
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  
吳蕭霍之任智與眾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  
斥境俛仰年老而警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

今聞眾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  
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  
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  
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  
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  
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  
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  
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  
於後眾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楊  
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

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眾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眾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

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眾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



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搆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閣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

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眾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

三國志 吳書 三  
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

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 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爲之冒禍乎吳歷爲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

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爲非我所爲乳母引亮還內 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 臣松之以爲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言

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云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鼻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

而吏兵尋至 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  
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  
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  
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  
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  
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  
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  
成勲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以  
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  
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

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  
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  
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  
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  
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  
重而與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  
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  
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葭爾之國而  
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  
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修

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  
甄文偉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  
之可以鏡譏于後永爲世鑒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  
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  
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落帶  
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髻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  
誨恪鳩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

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  
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  
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  
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  
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  
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  
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  
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  
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  
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

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  
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復矜已陵人不能敬守  
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  
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眾大小屏息侍中  
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奸虐日  
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  
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  
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狗  
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  
天人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

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  
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  
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  
不憐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  
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  
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  
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  
啟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  
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  
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

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銘其勲績者博士盛沖以爲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沖議爲是遂寢

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

### 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脣吻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爲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直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爲將討儋耳還拜丹楊太守年三十三卒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

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爲車騎將軍拜耽右  
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  
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爲吳王追  
錄舊恩封脗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

吳書曰脗年十二而孤單煢立能治身厲行爲人  
白皙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  
無不歎賞

弱冠尙公主年三十起家爲丹楊太守徙吳郡會稽  
所在見稱

吳書曰脗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

權以脗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脗每聽辭訟  
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  
對之流涕

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畱爲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  
遺詔輔政孫亮卽位加衛將軍恪將悉眾伐魏脗諫  
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  
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  
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  
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  
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眾濟眾

三國志 卷之九 吳書 九  
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  
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  
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  
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爲都下督掌  
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  
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暲暲生恭爲  
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  
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  
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  
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  
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議胤爲司徒時  
有媚峻者以爲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  
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  
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

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奸亂  
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



事泄死二年魏將母邱儉文欽以眾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

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旣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差一本作蹉步凌統聞

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陳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陳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眾寡不敵汝速去

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  
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  
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  
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  
七十三眾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爲大將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緄恂等欲因會殺峻  
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  
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  
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  
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

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  
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  
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緄

孫緄字子通與峻同祖緄父綽爲安民都尉緄始爲  
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  
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  
爲丞相緄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  
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緄緄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  
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據遣侍  
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

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畱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緄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緄緄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蕊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蕊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爲選部尙書乃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譚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

### 晉秘書監

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緄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爲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緄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

臣松之以爲孫緄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緄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緄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初

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  
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緄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  
王愔謀殺緄緄殺愔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  
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  
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  
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  
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  
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緄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  
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畱輜重於  
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

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  
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  
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  
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緄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  
異不從緄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緄  
旣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緄  
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  
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  
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  
專朝自固亮內嫌緄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

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緄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緄亮妃緄從弟女也以其謀告緄緄率眾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

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緄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畱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

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緄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旣不曉大事且緄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緄緄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韃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

三國志 卷之九 吳書 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  
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 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  
慧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  
有自於事爲詳矣

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  
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  
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緄遣中書郎李  
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尙書桓彝不肯署  
名緄怒殺之

漢晉春秋曰彝魏尙書令階之弟 吳錄曰晉武  
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典軍施正勸緄徵立琅邪王休緄從之遣宗正楷奉  
書於休曰緄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  
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  
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  
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  
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能損皆承父之基  
以忠義自立昔孫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  
本末便役能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  
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  
尙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尙

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尙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絀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尙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絀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旣卽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棊謀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

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勲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闔亦封亭侯絀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絀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

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緄分省文書或有告緄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緄緄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曰緄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緄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

緄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緄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緄益恐戊辰臘會緄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緄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緄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緄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緄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緄首令其眾曰諸與緄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



三國志 卷之九 吳書 九  
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  
以殺魯育等故也緄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緄同  
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緄云休又下詔曰諸  
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緄兄弟所見殘害可  
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  
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畱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  
長沙太守

逸事見陸瑁傳

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尙書左曹以  
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琊王休居會  
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卽位徵興爲太常衛將軍平軍  
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  
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  
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  
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爲丞相與休  
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  
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  
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旣踐阼加興侍郎領青  
州牧俄彧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年朔入朝皓因收

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  
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  
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修  
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  
峻緜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  
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彘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書十九

三國志六十四

吳書二十

三國志六十五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尙  
書郎去官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  
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稱一本作清之遣使至蜀蜀人

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爲常侍與萬彘同  
官彘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  
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  
或迂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  
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

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  
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  
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  
吏問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  
未答卽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  
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眾不  
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  
酣輒令侍臣嘲諱公卿以爲笑樂萬彘旣爲左丞  
相蕃嘲彘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

不可橫處非分也彘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  
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  
厚施乎彘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  
驚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植幹何傷於日月適  
多見其不知量耳 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  
還皓爲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  
春彘時尚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耳吳錄所言爲  
乖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  
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

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立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皓卽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彧陳親密近識宜用好人皓因敕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立爲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立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迂皓

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立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敷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立立清忠奉公冠冕

三國志 吳書 三  
當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立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立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立名聲復徙立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敕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立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立殯斂奕於器中見敕書還便自殺

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立鳩奕以立賢者不忍卽宣詔致藥立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立立何

惜邪卽服藥死 臣松之以立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旣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爲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

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孫休卽位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

履道恭奉神器旃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  
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  
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  
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  
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  
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  
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  
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  
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  
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

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  
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儆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  
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  
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  
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  
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  
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  
飲之醕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  
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  
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

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達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

宗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敍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己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

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  
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  
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  
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贍  
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  
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  
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  
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  
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

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  
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  
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  
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  
崇德器以光前列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  
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  
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  
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  
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  
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



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  
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  
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  
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  
正親近所憚乃其譖邵與樓立謗毀國事俱被詰責  
立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  
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  
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立子孫是歲天冊  
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字彥先 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

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胤不羣言行舉動必  
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  
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  
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厯踐  
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  
無知已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  
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  
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  
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  
召爲太子舍人石沐破揚州循亦合眾事平杜門

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爲丹楊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爲鎮東將軍請循爲軍司馬帝爲晉王以循爲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爲一時儒宗年六十太興五年卒追贈司空諡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隰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

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尙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寗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厯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

契關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  
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  
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  
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  
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  
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  
及衣物徒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  
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  
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

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  
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  
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  
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  
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  
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  
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  
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  
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

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杵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贊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

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确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

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葼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偪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毫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

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尙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

右北魏高昌王趙嘉  
時寫本吳志一疏通  
二十四行項白與周得  
之於新民崇素云曰  
假鮮極讀凡得吳  
字三十有六皆精確  
可信身曉公之奇  
寶也  
丙寅十一月十日沈於  
祀

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  
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黷汚  
被問寒戰形氣<sup>驚</sup>呻吟<sup>乾</sup>謹追辭叩頭五百下雨手自搏  
而華嚴連上疏救曜曰曜運<sup>遭</sup>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  
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sup>答</sup>天問聖朝仁篤慎終  
追遠迎神之際垂涕救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  
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  
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sup>復</sup>悽悽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  
倦採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  
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

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  
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  
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sup>指</sup>天  
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  
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sup>用</sup>泐樂質文殊塗損益  
異體宜得曜輩依準<sup>准</sup>古義<sup>義</sup>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  
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  
書雖已有頭角敘<sup>諸</sup>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  
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  
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

如曜者實不可使闕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  
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可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  
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進表叩頭百下  
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  
以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詣宮  
門發表曰間聞賊眾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  
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  
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  
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壹陛下聖

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  
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  
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  
工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  
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  
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  
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  
者三可為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  
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

三國志卷之六十五  
之勢誼曰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  
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  
大半之眾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  
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  
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  
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  
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  
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斯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  
之後疆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眾議亡安存之本邀  
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

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眾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  
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  
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向東無復他警蜀爲西藩  
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  
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  
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  
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  
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竄東縣  
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胸背有  
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吳書 三 華嚴 七  
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  
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  
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  
怨苦之眾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  
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  
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脩德恠消殷興熒惑  
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  
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  
臣以愚蔽誤忝近署能不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  
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

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  
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  
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  
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  
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  
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  
遷不可畱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  
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  
可以興兵動眾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  
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

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邱春秋書之垂  
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  
恐所召離民或有不<sub>一本</sub>至討之則廢役與<sub>作與</sub>事不討  
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眾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  
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  
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  
則北軍之眾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  
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  
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

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  
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疆  
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  
者當須耘獲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  
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  
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眾仰官供  
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  
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  
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  
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

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  
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  
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啟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  
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恠乃謙光厚自菲薄宜  
勉脩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  
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  
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  
生皆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  
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  
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

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  
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  
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眾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  
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  
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  
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  
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  
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  
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  
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

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  
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  
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  
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  
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  
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  
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  
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  
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物力之損  
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

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  
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  
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  
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  
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  
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  
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克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  
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  
平繼續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  
繡之害女紅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

乖豺狼克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  
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數年老勅令草表數不敢  
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數爲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  
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  
闈青璫是憑崧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毫負闕山  
崇滋潤含垢恩侍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  
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  
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畱覈前後  
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  
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

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立清白節  
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  
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爲立邵蕃一時清  
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立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  
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  
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一本  
妄之世下作而有名位強死或顯戮于殿廷或賜死  
其理得免爲幸耳無下數語于遐荒或誅夷于肩嗣皓之惡浮于桀紂而止于亡  
國猶全其軀亦幸也夫

三國志

吳書二十一

三國志六十五終

